



童年，在太阳落山的时候

江苏省阜宁中学 顾静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依赖性特强。无论她到哪儿，小小的我一直尾随着她，生怕她构成的画面太单调。但我却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由母亲抱着。母亲似乎有做不完的事，她走路像一阵风，我当然只能默默紧随，还得机灵些，要不她一拐弯，我便追不着了。

和母亲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刻是在盛夏的农田里。烈日当头，我是不下农田的，我坐在田埂上不愿离开，因为这里有水和草的情影，更有母亲的气息。

我会扒下那双破旧的鞋，露出白嫩的小脚丫。刚开始时我是绝对不会乱跑的，因为我的脚已有些红肿了。我心疼我的脚，只好一屁股坐下来，也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虫呀，蛇的，母亲竟也从来没有向我灌输这些“理论”。

我会用草编一些圈圈儿，戴在头上软软的、凉凉的，有时还在上面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是我一直崇拜的公主的形象——顶美丽的草毡帽，一根飘逸的羽毛，害得我整天追着大公鸡跑。

小时候似乎很不在乎力气，也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一会儿我便蹲下或趴下去寻找那些古怪的洞穴。每当我欣然发现它们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去，只知道里面一定很古怪，里面一

定有野孩子的快乐。但似乎从没有拽出过蛇之类的怪物，每每拽出的只是虾蟹等小家伙。但有时它们也欺负我，每当我的小手被大钳夹住时，我还是能将它小心翼翼地拉下来，也不知是我拉它，还是它拽我，带着泪冲着田里的母亲挥动着手中的“战利品”，那是我无限的荣耀。然后母亲会看我好一会儿，也许她的腰早已隐隐作痛了吧。

末了，我低下头继续摆弄着手中的“战利品”，因为我看到母亲注视的不是我，而是远远的小路上邻家孩子的童车和玩具。其实，没有童车和玩具的我一样快乐。可我分明感觉到母亲的眼光在小路上和我身上来回移动。我想让母亲注视我，倾听我，不愿看到她在命运面前黯然失神的眼睛。

“妈妈，太阳都落山了！”

我们这里没有山，但每到黄昏，母亲便喃喃地说：“太阳都落山了！”我只是猜想山大概是太阳的归宿吧，就像我和母亲总渴望一个归宿一样。

“嗯，太阳都落山了！”母亲这时才收起镰刀，和我一样坐在田埂上洗她的脚。我赶紧抓起早已准备好的草，飞快地，一个大圈儿便编成了。

母亲拖着疲倦的身体向我挪过来，蹲下身，把我放在她半蹲的腿上，洗我的小脚丫，每一个脚丫都帮我搓洗干净。每每这时，我才有机会给她戴上那个草编的圈圈儿。母亲的齐耳短发似乎总是油润润的，我总不明白，她那瘦弱的身躯怎么会长出这油油的头发呢？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睫毛上沾着少许泥，却显得更有神采。然而，我又糊涂了，父亲每次凶神恶煞地站在母亲面前，看到她那双眼睛怎么还下得了手？

有时母亲也想抱着我回家，但我已不习惯她双手的拥抱，总

是挣扎着自己走。

太阳落山的时候，母亲握着镰刀把手背在身后，也许那腰需要生命的支撑。我用草吊着我的“战利品”尾随在她的后面，手也背在后面，虾蟹们在身后一晃一晃的，也尾随着我呢。

童年，在那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是这样陪母亲一步一步地走过……

原载 2003 年第 7—8 期《中学生读写》

为自己的世界涂上五彩颜色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高级中学 杨菲

—

周末。雨天。

拖着疲惫压抑的身心，我独自一人在雨中静静地走着，身边形色匆匆的人们飘然而过。

哦，到家了。依然是闪着冷光的“铁将军”把门。打开门，迎面扑来的依然是阴冷的气息，没有一丝家的温暖。茶几上依然是爸妈的留言条：“乖女，爸妈忙，你自己解决晚饭吧！”我对着它涩涩一笑，顺手抓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家里厚实墨绿的窗帘一直没有打开过，想到窗外阴晦的天气，我也懒得动。打开灯，惨白的光线直刺我的心房。我索性关上灯。此时，我就像陷在无边的黑暗中，但在黑暗中我反而感到有一丝丝的踏实。打开电视机，窝在沙发里。电视机里放的依然是那些缠缠绵绵没头没脑的连续剧。我的视线在电视机发出的惨白惨白的光线中渐渐迷离，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我想起了爸爸妈妈那仿佛永远都忙不完的生意，我想起了书包那张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我想起了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着的自己……

二

就这样，在电视机那惨白的光线中，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哭累了，就蜷缩在沙发里睡着了。我从不感到饿，因为看到厨房成箱成箱的方便面时，我就反胃。现在，外面应该天黑了吧？爸妈正在干什么呢？他们还记得有一个女儿吗？

当我从噩梦中惊醒，我的周围依然是像梦境中让人恐惧的黑暗。电视机依然发出那惨白惨白的光，只是屏幕上布满了白花花的星星点点——那些缠缠绵绵没头没脑的连续剧也结束了。一种恐惧感突然袭上心头！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活在黯淡乏味没有温暖的世界里，我真的好难过。

因为缺少阳光，我的灵魂苍白而空虚……

我需要阳光，我需要飞翔的空间……

三

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时，四周黑得阴森可怕，电视机的光线也没有了，只听到浴室“嘀嗒嘀嗒”的滴水声。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终于我猛地跳了起来，摸到门口，打开大吊灯的开关。吊灯的光线黄黄的，柔柔的，不像荧光管般惨白刺眼，很温馨，有一种家的感觉。我的心轻轻一荡，轻松了不少。

走进浴室，当我把满身的泡泡冲走的时候，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告诉我，烦恼失意已跑掉了一半。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走出这个没有温情的家，我轻轻地带上门，淡淡一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四

外面已是黄昏，细雨依然纷飞乱舞。我撑开了一把橙色的小伞。在这个飘着雨丝，也飘着忧伤的黄昏，我想让这片橙色温暖我的心灵。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微风轻轻拂着我的裙裾，那雪白纤细的流苏也随风起舞。我的心轻轻一颤！多么快乐自由的流苏！没有束缚，没有压力，永远那么飘逸，那么轻盈。这是第一套我自己买的衣服，当初吸引我的，就是这飘逸轻盈的流苏。我想起我穿着这袭白裙时，爸爸妈妈的不同态度。老爸惊奇地说：“哎哟！乖女儿，你怎么穿长裙了！很文静喔！不过，还是穿T恤牛仔褲比较像我的女儿！那样可爱一点！”妈妈马上打断他：“你懂个屁！咱们的女儿长大了！懂得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花季的女孩，有点多愁善感，穿长裙能宣泄那种长大的感觉呢！女儿，对不对？”我淡淡一笑。现在想起来，爸爸妈妈其实也很关心我。

五

风儿如水般托起我的发梢，从耳间滑过，澄清了我的思想。路边的树叶和小草，经过雨水的洗礼，愈发青翠。折叠的情愫，从一滴绿韵开始，穿过觥筹交错的古典，潜入生命亘古的旋律，斑斓成一道风景线。就在那一刻，我听到了心间有涓涓细水流淌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我心中的冰冷被什么融化了吧！恍惚中，我抬头望向天空，天空向我露出一抹温和的湛蓝的微笑。雨，已悄悄停了，雨后的天空格外明朗湛蓝。我对着天空傻傻一笑，大步向家里跑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自己煮晚饭！我要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要生活在阳光里……

六

刚踏进门，电话就响了。是爸爸妈妈问我有没有吃饭。我开心地大笑，说：“老爸，我今天晚上吃白米饭加煎蛋吧！我会煮饭了！”妈听到我的话，疑惑地问我：“女儿，你没事吧？”我又是一阵大笑，说：“妈！放心好了，我没事，我很好很好，不用担心我！”当听到爸妈欣慰的笑声时，我也笑了。十六年来，我笑得最开心的就是这一次。

当捧起自己费了好大劲煮熟的晚饭时，泪水又悄悄滑落，不需理由，也不需诠释。因为我已学会如何长大。

七

我忽然想起了一首歌：“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好像忽然之间，我长大了。其实，生命总有些事情痛彻年轻的心扉，但在风雨过后，仍感激上天的恩赐，能让我们去体会那份刻骨铭心。

敲响希望的钟，祈祷在心，微笑四季，幸福就会像花儿一样开了。让我们虔诚地为自己的世界涂上五彩的颜色，记下我们无尽的守候，然后升起一面帆，写下岁月的絮语——无悔。

我的布娃娃

田 晓

用“我的布娃娃”这个名字其实是不大合适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布娃娃。我说的只能算是一个关于布娃娃的故事吧。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布娃娃，可以每天搂着它睡觉，这样我就不用害怕做噩梦了。可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一个布娃娃。

某一天，我才恍然发现，即使我对有一个布娃娃的渴望是那样强烈，我却从未和人诉说过我这个愿望，即使是最亲的妈妈、最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到去为自己买一个布娃娃，其实我知道那种普通的娃娃也要不了多少钱。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几乎很少和大人主动提出自己想要点什么，即使是很必需的东西，也要等他们发觉了主动买给我。如布娃娃这样奢侈的要求我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是个很胆小的孩子。白天和小伙伴去野地里玩，看到一片坟地，晚上就不敢睡觉，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妈妈干了一天的活儿已经很累了。我想让妈妈搂着我，可是妹妹很小，需要和妈妈一起睡。我只有要求妈妈点亮灯，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在黑暗

的环境中不由自主地想象那片坟地，还有那藏在坟里面的死去的人。等我终于忍不住困倦睡着了以后，妈妈就会把灯关了。我在半夜醒来时又回到了黑暗的环境中，只好硬撑着睁大眼睛，努力告诉自己，我是在家里，什么可怕的东西都没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黑夜对我来说总是那样漫长。

我总是想象着，有一个娃娃搂在我的怀里，就像是一个比我更弱的小家伙得到了我的保护，它可以在我的怀里睡得很安心，而我既然到了可以保护其他人的地步，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

有一次，妈妈责备我：都这么大了，睡觉还没个好样子，深更半夜醒来老是发现你抱着被子睡觉。给你盖好了，早上起来发现你又是这个姿势。大冬天的，这样睡觉会冻着的！

我为妈妈这么年纪还要每天晚上给我盖被子而内疚，但是我没有告诉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把被子当做了布娃娃，这样，我才能安心地睡着。

从小到大，我只知道要听大人的话，要做一个乖孩子，爸爸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不提额外的要求。亲戚邻居们都羡慕我的爸爸妈妈，说他们有一个这样好的孩子，实在省了不少心。他们觉得他们给我的就是我喜欢，而这正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就像我的布娃娃，我喜欢了十几年，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儿时的一个好友要去南方了，我琢磨了半天给她买点什么礼物，最后还是送了她一个熊娃娃。这是我第一次买布娃娃，但却是送给别人的。当天晚上我抱了一会儿娃娃，那种多年以来的想象终于变成了现实，一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赶忙又把娃娃放到一边了，怕以后没有了它我会睡不着。

很快，我上了高中，来到了离家很远的这个城市。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的我终于可以了却有一个娃娃的愿望了。

有一天，妈妈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我，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爸爸去世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妹两个生活。大家都对我和妹妹说：你们的妈妈是最坚强的女人。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妈妈老了，累了，所以像个小娃娃，需要征求自己孩子的意见了。

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由妈妈决定家里的一切。现在，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了。有个念头在脑海里闪了一下，我可以决定是否给自己买一个布娃娃了。

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有买，因为那会儿，妈妈成了我牵念的“布娃娃”。

后来我居然很少想起我曾经那么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布娃娃，或许是因为我已经变得成熟起来。我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值得高兴或悲哀的结局。

只是偶尔看到拥有布娃娃的同学时，我就会想，她不知道有一个女孩子是多么羡慕她。

曾经陌生

陕西省长安一中 刘琼

我躊躇着是否该写下这些文字，它包容了太多的隐私甚至伤痛，这份伤痛连着我也系着他。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份痛，才迫使我终于穿过那曾经的陌生，想要真真正正地去体会他。

小时候，妈妈教过我，见了年龄大点儿的陌生人就叫叔叔，我便就这么叫他——叔叔。

那年农忙，他拼了命地给我们干活，地里的活几乎全让他包了。那年，我也因此过得好轻松，好愉快，没有沉重的架子车，没有昼夜不停的辛苦劳作，更没有母亲那“怨天尤人”的哭号。

后来，他便经常在我家出现，每次他走时，我总会一边吃着 he 带来的零食，一边向他挥手，不等他高大的身影散去，我便自顾返回家门。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对我说：“盈盈，我跟你妈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不停地晃着一个红色的小本子，然后迫不及待地把它摊开，我看到妈妈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个陌生人，又黑又瘦的，很丑。“你看，这是你妈，还有我，你懂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嘴里却说：“我懂了，叔叔。”

后来，他便一直呆在我家，从那时起，我习惯没有妈妈的陪

伴，一个人睡觉。因为妈妈说我已经长大了

大概是半年后的一天吧，我轻轻地摇着睡在沙发上的他，用最低的声调说着：“起来吃饭吧，爸爸。”他好像忽然呆住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我低下头，心里只想着一句话“妈妈说，要想继续上学，我就只能这么叫他”。

又过了不久，我有了弟弟。那一阵，我经常听见他在跟妈妈商量着什么，然后有一天，他开玩笑地对我说：“盈盈，如果不叫你韩盈，而叫你葛盈，你说好听不？”“什么，要我改姓？”这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我忽然觉得想哭，而事实上我也真的哭了。

他显得很局促：“我只是说说而已嘛，你哭啥嘛。当然是韩盈好听了，你哭啥嘛！”那夜，我失眠了，而且隐隐约约听到，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和妈妈也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叫你弟弟葛风了，他叫韩风，知道吗？”我懵懵懂懂地点头，很是奇怪。直到后来，跟弟弟一起出去玩，对那些询问的脱口而出“他是我弟弟，叫韩风”时，才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

上了初中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忽然发现他很无能。一天从早到晚累死累活地干，还挣不到十元钱。为了省两块钱的饭费，他要每天顶着火红的太阳，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以外浑身都响个不停的破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回来，吃上两口饭，不等那团炽热的火焰稍减，他便又在一阵“丁零当啷”的杂响中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赶去。他或许真的很苦，不过，可能是出于对辍学的恐惧吧，我除了抱怨他的无能以外，其他的感觉真的找不到了。

我开始越来越讨厌他，那红肿的鼻，超厚的嘴，还有因为抽烟而又少又黑的牙，都让我觉得碍眼。

有一天，他从工地赶回来，说后半天要停工，妈妈顺手递给他一个苹果。

“赶得这么辛苦，吃个苹果吧。”妈妈接着便进了厨房。

他接过果子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抬起头，却发现我在瞪着他。

“还有吗？”他问。“这是最后一个！”我受了气似的大嚷。

他忙擦擦嘴，硬是把那咬了一口的苹果塞给我，“你吃吧，啊，我喝几口凉水就行了。”

我一把抓过那果子，仿佛觉得他不配享用它似的，然后紧紧地攥在手里。

他叹了口气，起身向里屋走去，那果子还在我手里，看着上面那个缺口，我忽然有种想吐的感觉。猪圈里传来一阵“嗷嗷”的声响，我心里一动，手一扬，一道红色的弧线从我眼前滑过。

“你是咋回事儿？好端端的苹果为什么要扔到猪圈里？”妈妈呵斥道。

“我，我是……”我看着他走了出来，真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喊啥呢，喊啥呢！不就是个烂苹果嘛，扔了就扔了。”他劝妈妈，又若无其事地返身回去。

我的心里却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压抑着。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工地，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脸上的表情严肃得令我无法相信：“你知道，昨天晚上，他哭了，用被子蒙着头，就在那儿，身体一颤一颤的。”妈妈的声音哽咽了，“别忘了，他是个男人！即使是一个陌生人，你也应该给他最起码的尊重，更何况，他是你爸爸啊！”

“爸爸？”看着床单上那被泪水打湿过的痕迹，我的心颤抖了……

后来，他不在了。

后来，每当夜深人静，便会想起他。

妈妈说，对于最爱你并且你最爱的人，就叫亲人，我便就这么叫他——我的亲人——我的爸爸！

原载 2003 年 2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

烟花开过

上海市市北中学 温 瑾

又忘记带钥匙了。于是急急忙忙地跑向大铁门外面的小电话亭。

把脑袋伸进那个狭小的木质窗口，一看，再一看，平日在那些个陋小的空间中各种各样的纸盒子不见了，怎么会，那都是那个电话间阿婆的性命啊。“不要乱打电话！”忽然，一个尖锐得近乎疯狂的声音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从一个不太近的地方向我冲来。我慌忙把脑袋缩出窗口，结果以百分之二百的概率将脑袋撞在窗框上。

我摸着头看着那个气势汹汹的来者，一个衣着夸张的中年女子，顶着一头最市井并且被睡扁了的盘头，两根发青的极细的活似老鼠尾巴的眉毛，一身肮脏的睡衣，像肥肠的手指还握着一张麻将牌。我在脑中迅速估摸着她和阿婆的关系，她的儿媳？像！“付钱，五毛！”她那像走弦的胡琴一样的声音和猛然逼近的手掌让我即刻止住遐想，并且防御性地向后退了一步。“我还没打呢？”“没打？”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将脑袋准确地伸出窗口再迅速地退回去，然后遥望了一下她来的方向，带着一个很古怪的表情对我说道：“算了，算便宜你了，就收你五毛吧，但不要超过三分钟。”我把五毛钱捏在手里问她：“那个原来的阿婆呢？”